

# 狄奧尼索斯精神的靈光一現

## 讀萍兒抒情詩有感

時下，讀詩是件奢侈的事，寫詩尤甚。在繁華都會的香港，瘦街窄巷急急匆匆的腳步彷彿時刻要衝破石屎森林的枷鎖，更有人在用文字衝破着精神的桎梏，女詩人萍兒便是其中一個。 文：尹樹廣

### (一)

不久前，萍兒將飄着墨香的個人詩選《相信一場雪的天真》送到我手上。這本詩集真該早點出版，因為萍兒太愛寫詩了，癡迷得簡直是繆斯女神上身。夜闌人靜，我的微信朋友圈不時會蹦出她的小詩，襯以幽暗的街景，「寒風的決心從來都被低估/葉落了 雲散了/十二月的願望/是過一個冷寂熱烈而純粹的冬天……」我猜想，她是在歸家的路上？還是如水的月光讓她觸景生情？

詩集收錄了萍兒近年寫的106首抒情詩。光看標題，就令人遐想：「又見煙花綻放」、「彷彿目送是正确的」、「夜的心跳」、「等秋葉瘦去」、「有一天我呼喊出你的名字」，等等。一如其他女詩人，萍兒的詩充盈着溫柔、細膩、敏感、悵惘、多情、飄忽……之情，卻又多了其他女詩人所未有的陽剛之美，這種陰柔中透出的陽剛之氣像一條紅線，串連起了整個詩集。

「也只有這樣的時候/你才用力咆哮/猶如刀鋒深入內臟/藉着星光之光雕刻/那裡有哲學與傷/愈久愈深/而我愈來愈像你/狂熱而沉默。」(《潮汐》)。試想，這樣的文字出自一位女詩人之手？語言的張力傳導着愛的電流和生命的吶喊。

「你表達了自己，便獲得了生命。」萍兒在實踐着文學創作的孤獨追求。

### (二)

就主題而言，萍兒的詩並沒有常見的「宏大敘事」，幾乎清一色是「內心獨白」，是「小我」的個體呈現，「小我」不啻是女詩人的「白馬王子」，她要為他而不知疲倦地歌唱下



香港女詩人萍兒

去。「讓她成為花/許多愉快的句子來自悄悄綻放/或者，在足夠重的時候/讓她下沉，成為曾被擁有的果子/……」(《讓她成為花或者……》)。你可以看到，詩人的情感是純粹自我的，像黃山的霧一樣稍縱即逝，又那樣真切，詩人正是為捕捉這飄忽不定的意識流而忘我地寫作。

如果把一般女詩人的作品比喻為「寫意畫」的話，萍兒的詩更像是「現代派抽象畫」，需要多些想像力。詩人將瞬間感受作為主題來寫，這有點像在記錄弗洛伊德所說的潛意識之類「夢」，而將「夢」幻化成詩絕非易事，但萍兒做到了。「即將從生命的瘦枝溜走/花兒落在藍裙成詩/再也無力阻止滄浪之水/一抹暮色掉進杯子/握住誰的目光/長久的沉默後/我們忘記了燃燒/並把自己一起丟失。」(《一抹暮色掉進杯子》)。

以我的直覺，萍兒的創作源頭應是一片愛情之海。她是在隱晦地透露出愛的經歷？抑或在傾述烏托邦式的愛的追求？愛，本身就說不清，道不明。反正是，愛即美，萍兒享受這一過程。

### (三)

萍兒詩的表達方式是非舒婷式的。如，舒婷在《致橡樹》中就借助凌霄花、鳥兒、樹、森林、風、根、土地、瀑布、古井之類的象徵物，謳歌愛情的偉大和崇高。這非常契合「文革浩劫」後，呼喚打破「思想禁錮」，呼喚「個性解放」的社會思潮。然而，在四十年後的今天，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氾濫，各種條件的變化已使詩歌無力承載往昔的社會功能和使命，只能退回到「自我」的象牙塔內。雖然詩人群體消失了，但仍有萍兒們在倔強堅守着，說明人仍需要崇高的精神追求和生命表達。倘沒有夢，這世界還是世界嗎？

### (四)

這是一本瀟灑着酒香的集子，許多美妙的詩句彷彿是由葡萄酒

酒中浸泡過的，散發着沁人的芳香。酒，一方面是詩人謳歌的主題；另一方面，詩人更喜歡在微醺的狀態下寫詩。這應該是萍兒的詩歌有別於他人的一大特點。

「在繽紛的守候中/你已見過 最深情的醉/」(《無法直視一株思念的老去》)；「不曾愛過別的/我把自己躲進詩裡/從事先準備的一場醉中/醒來……」(《入夜之前》)；「一川煙雨/一盅年月/我把你藏在酒裡……」(《丟了一首詩》)，等等。在詩集中，由酒精觸發的種種精神幻覺的詞彙不勝枚舉，再次印證了古希臘文學中狄奧尼索斯精神的強烈存在。

狄奧尼索斯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司酒之神，德國哲學家尼采對狄奧尼索斯精神做過深入的分析研究，其中《悲劇的誕生》和《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兩部著作享譽世界。尼采認為，「在迷醉狀態下，人更追求精神平等，及在平等基礎上的對話狀態，它體現了人類追求『第三隻眼看世界』的超然境界。」

在古希臘人看來，酒是唯一可以使人與上帝對話的物質，故有了狄奧尼索斯(酒神)崇拜。在正常狀態下，人格處於異化狀態，即戴着面罩說話辦事，失去了「真我」。只有在酒精作用下，人與人之間在清醒狀態下的不平等(因身份、地位、財富等的不同)才會消失，達到精神的自由和解放，如「酒後吐真言」，嬉笑怒罵，無所顧忌，最後達至尼采所說的「絕對精神」境界。這種「絕對精神」正是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

與萍兒相識八年，她外表溫柔，卻生性豪爽，被友人們譽為「酒量了得」，常有「飲酒微醉、賞花半開」的狀態。或許，正是狄奧尼索斯的神助，她的詩才這麼真，這麼美，毫無矯揉造作，日臻「詩人合一」境界。

香港空間逼仄，生存壓力大。萍兒的詩折射出香港知識女性複雜的情感生活：掙扎、彷徨、夢想。正如《相信一場雪的天真》的書名一樣，香港無雪，所以更需要雪，雪代表了未知世界和一切想實現而未實現的東西。在追求「雪」的過程中，詩人完成了人生和詩歌的雙重「涅槃」。



# 誰代替多崎作承擔了死亡？

文：余孟書 書評

由於多崎作的姓名意義貫穿了整部小說，我們先來談談多崎利男為兒子命名的深思熟慮。多崎為姓氏不必傷筋動骨，名字則早有構想，只是他從未多加解釋。直到多崎利男葬禮結束，多崎作才從母親那邊聽來一些細節。當初為了搭配漢字，父親在「作」與「創」之間猶豫良久，最後決定捨棄創新的創，選擇平庸的作，主因在於：取名為創，人生包袱稍重。取名為作，相對較輕鬆。(創和作，日語平假名的發音相同，但漢字的釋義不同。)多崎作看過統計，世間幾乎有一半的人對名字感到不滿。他對名字沒有不滿，也認為父親選擇「作」確實比「創」更適合。

至於命名為多崎作，人生包袱是否因而減輕呢？各方面都傾向中庸的多崎作，個性色彩淡薄，無明顯特質，只對車站感興趣。從東京的工科學畢業後，任職於鐵路車站的設計管理部門。單身，健康，不抽菸，繼承了房子和遺產，沒欠債，一路順遂地活到三十六歲。無風無浪，應該可視為人生包袱輕盈的楷模了。不過，多崎作分明已經死去！翻閱

這本小說的讀者，乍看，可能會誤以為他是多崎作，但其實那只是貪圖方便而稱為多崎作的容器而已。名叫多崎作的二十歲少年，早已湮沒於荒野，氣息滅絕。只有他自己知道：「站在這裡正在呼吸的，是內容大為替換過的新的多崎作。」讀者可暫時鬆一口氣的是，多崎作的死亡僅為抽象概念，既不必向戶政機關申辦登記，更不至於在親友內心理下悲慟。然而無以證明的死亡似乎更深沉，更詭譎，更具幽暗勁道。現實中，他的體重減少七公斤，臉部和肌肉線條變得不再相同(並未施行整形手術)，連母親都感到詫異。

十六年後，他首度向女友木元沙羅透露迫切求死的往事。高中時代，姓名裡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各具色彩的四個好朋友——赤松慶(紅仔)、青海悅夫(藍仔)、白根柚木(白姐)、黑埜惠理(黑姐)，五人彷彿「不會亂掉的、調和的」共同體，即使多崎作告別了留在名古屋念大學的四人，獨自前往東京追逐車站夢，彼此友誼依舊密切。尋求死亡的契機出現於大學二年級的夏天。多崎作被徹底拋棄了，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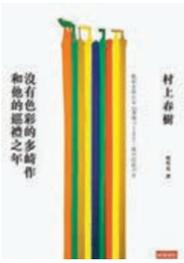
因不詳。四人一致決議：「你別再與我們聯絡了。」遭受嚴重打擊的他，沒勇氣追究真相，只企盼死亡。事件發生將近一年左右，總算結交了新朋友——灰田文紹(同樣帶有色彩)。兩人談論各式話題，除了被拋棄的事件。但八個月後，灰田不告而別。多崎作心想：「自己的內在一定有某種根本的、令人失望的東西。」戀愛方面，雖擁有三至四段的交往經驗，可惜皆以分離收場。他承認自己之所以害怕愛上某個人，或許是擔心對方終會消失。灰田失聯以及幾段無緣再續的戀愛並未誘使他重新耽溺於死亡，可否則理解成「多崎作沒有真正活着」呢？

他認為被四人拋棄所造成的傷害已癒合，木元沙羅則認為看似癒合，裡面或許還在流血。心理學的完形治療模式有個名詞稱為未竟事務(unfinished business)，泛指過去尚未完成但仍徘徊於潛意識的情感，其中也包括被拋棄。找出真相，就是多崎作揭開未竟事務的巡禮。當我們深入挖掘他的未竟事務時，可能會意外發現——

死去的，並非只有二十歲的多崎作。他的好朋友都曾死亡。身和心的小部分、大部分、全部。暫時或永遠之死。幸好，多數人還是想盡辦法繼續生存下去。多崎作也活下來了，以嶄新的樣貌。

試問讀者，誰代替多崎作承擔了死亡呢？或者，哪樣東西扮演了死亡替身？是純真少年、愛和被愛的勇氣、自我認同能力或其他的什麼，代替多崎作死去，使他得以存活？恍若鯨向海(滅頂的瞬間)那麼憂傷但又充溢希望的詩：「我是要活下去的，那隻鳥已經替我死去。」死去卻依然活着的多崎作決定撫觸汨汨鮮血，親自探勘他的未竟事務，而你也有你應該探勘的創傷與哀痛嗎？

書名：《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  
作者：村上春樹  
譯者：賴明珠  
出版：時報文化



## 書介

### 請多多指教——365日紙婚考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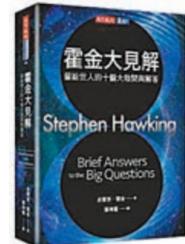
作者：艾美仔 Amy Chai  
出版：星夜出版



正所謂：「相見好同住難」，拍拖時甜蜜愛愛，羨煞旁人；婚後卻天天吵架，為早上是否收拾被鋪意見不合，為是否放下廁板爭論不休，咄咄逼人、互不相讓的畫面比比皆是……新婚第一年稱為紙婚，比喻最初的婚姻關係薄如紙，當真如此？插畫師艾美仔與其丈夫從相識、相知、相愛，從未吵架，婚後卻爭執不斷，使二人在相處上有很大壓力。本書以兩人新婚第一年的生活作為主軸，嬉笑怒罵的內容，配上艾美仔甜膩畫風，定能讓一眾夫妻及同居情侶有無比共鳴，笑中有淚。

### 霍金大見解：留給世人的十個大哉問與解答

作者：史蒂芬·霍金  
譯者：蔡坤憲  
出版：遠見天下文化



霍金在這本全球矚目的遺作裡，提出了關於人類文明如何延續的十個大哉問，並且清晰說出自己的見解：上帝存在嗎？宇宙是怎麼開始的？宇宙中還有其他智慧生命嗎？我們能預測未來嗎？黑洞裡面是什麼？時間旅行有可能嗎？我們能在地球上存活下來嗎？我們應該殖民太空嗎？人工智慧將會比我們聰明嗎？我們如何形塑未來？

### 被壓榨的一代

作者：艾莉莎·奎特  
譯者：李佑寧  
出版：八旗文化



本書揭露了中產階級的生活困境，發現有許多家庭無力負擔養育孩子的費用，即便是看似不用為錢煩惱的單身貴族，也為維持生活水平而苦惱。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受訪對象，有教授、律師、會計師、工程師、護理人員……等等，他們曾以為「自己接受的職業訓練或個人背景，能確保過上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事實卻不是如此。本書作者艾莉莎·奎特是非營利組織「經濟困難報告計劃」的執行主編，該組織致力於報道不平等的社會現象。面對當前困局，奎特試圖從政策面、現實面、與心理面給出解決方案。本書不只忠實呈現中產階級的難題，更流露出深切的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感。

## 《三城記》 書訊 聚焦北上廣80後成長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蕊)近日，著名評論家、作家張樺長篇小說《三城記》研討會在京舉行。本次研討會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與北京作家協會共同主辦。《三城記》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開年推出的一部重要作品，講述「80後」成長史，聚焦主人公顧明笛在北京、上海、廣州的命運變遷，直面當下中國城市生活，並以此為原點輻射社會各個階層的生存和精神狀況。在建國70周年之際，小說以扎實的現實主義筆法勾勒出新青年、新時代的正面和側影，具有典型意義。



《三城記》作者張樺

對於創作《三城記》的動因，張樺表示，一是對當下解決了物質「匱乏」之後新的時代問題的敏感與好奇，二是長期以來對城市、城市文學狀況的發現和思考。在小說中，他與主人公一起「將破碎的自我和現實變成意義整體」，探尋「生活的意義」以及「愛何以可能」。

《三城記》中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豐富，包括沙龍、報社、高校、互聯網、城市與鄉村等等，堪稱一部社會現實的百科全書。同時，小說較為完整地塑造了當代城市青年的典型形象，他們身上突出的精英精神和小資情調，使他們在人格完善的過程中常常困守自我，一旦面對更廣闊的外部世界便束手無策。小說以「80後」顧明笛為代表，突出他逐步成長為真正有責任、有擔當、有情懷的人的歷程。「我陪着我的主人公，年輕的顧明笛，在北京、上海、廣州重新生活了一遍。」張樺如是說。

研討會上，專家們對《三城記》的主題與寫作手法給予了充分肯定。專家們認為，這部小說深刻地寫出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新世紀一直到今天的社會變化，尤其是社會文化格局的變動，以及隨着經濟建設、城市化進程而發生的價值觀念的變動。小說的寫作手法，既有經典現實主義的堅定信念與批判性，又兼顧了現代經驗的不確定性，塑造出一批「主體性未完成」的青年形象，顯示出新的成長小說特徵。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評價認為，張樺這部小說寫了三座城：北京、上海、廣州——俗稱北上廣——這是我們改革開放時代生活現實變化最前沿的三大城市。三個不同城市的面貌，三個空間裡呈現出的不同的生活形態和趣味，使小說天然地有了一種內隱的變化，也可以說是大空間裡的小歷史。小說寫了一群青年文化人在這三城中的生活、奮鬥或掙扎，他們困擾、追求和成長，尤其是由南到北或由北到南的遷徙活動，十分富有歷史感和時代意味。